

貌。这样的答案，恐怕会遭到女人的群起而攻之，可仔细想想，也能原谅他们，因为至少他们还说了实话。这就从侧面引出了我们对男人的思考。相信要排序的话，大多数女人都会把才智放在第一位。我也不例外。我把长相放在了最后。我对男朋友的外表要求不高，只要别太寒碜，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就行。但，人品得好。这点是绝对的。张航长得一般，黑黑的，脏脏的。用颜姿的话说，就是谁见他都会觉得面熟。为什么啊？因为谁都见过狗。当时颜姿说这话时，我还和她吵了一架。颜姿这孩子一急就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她骂我：“长个包子样就别怨狗跟着。”我被气得好几天没理她。毕竟他还是我男朋友。就算他不是我男朋友了，而且长得真有这么丑，那也不能这么说人家。可真的和他分手了，倒也觉得这话没错。前些天在街上看见一只京巴，汪汪叫着直摇尾巴，颜姿愣说这狗肯定在哪儿见过。她使劲地去想，最后终于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话都到嘴边了，看着我面无表情，终于没有说出来。我知道她要说什么。还好她比较聪明，张了张嘴，来了句，今儿天不错。

外表不是最重要的，钱总归身外之物，我不会因为他长得难看或从不为我买任何东西而和他分手的。但有些事，却一点一点地把我对张航曾有的好感慢慢地磨灭掉了。

我叫杨怡，北京人。曾经有个深爱我的优秀男朋友，可是他没被我看住，别的女人把他拐跑了。以至于我终日不振，与党中央大部队失合，走失了方向，差点成为了失足女青年。幸好亡羊补牢，未为迟也。由于我积极要求进步，向党组织靠拢，最后改邪归正，步入正途，终于让我碰到了张航。在黑暗里的我原以为看到了黎明，没有想到我靠拢的是地下党。黑暗过后还是黑暗，终不见天日。

我宿舍里面共有三个人，颜姿、米米和我。本来是四个，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那个女孩子退学了。这间面积不大的小屋，对我们来说，就跟天堂似的。米米特别勤快，也很好学，长得清纯可爱。相由心生，她本人也极其单纯。记得有回颜姿带我们去酒吧，有人请我们喝酒。颜姿点了芝华士兑绿茶。米米不能喝酒，我就只给她倒了点绿茶，蒙骗过关。后来被人发现了，给她倒上了酒。玩了一会儿后，又接着喝酒。那人问米米，你端的是酒还是绿茶？米米抿了一口，看着我：“我也不知道。又有酒又有绿茶。”当时我们都汗颜。别看米米单纯得犯傻，平时也和我们一起打打闹闹，瞎玩起哄，没想到在大一上学期的期末考试中，她竟拿了我们系第

哎呀，我突然忘了，我是来学琴的！现在我已经迟到了！而且，我钢琴考级的那些书也无缘无故地消失了。我弯着腰在楼下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难不成是刚才抢足球时没留意到手里的书？被他抢去了？一定是！没想到那个男的看起来衣冠楚楚的却如此讨厌。真是人不可貌相！长的好看怎么地。那张脸又不能当卡刷。我在心里暗暗骂自己，还想戏弄别人呢，现在可好，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啊，衣服赔了不说还耽误了学琴。刚才还一个劲傻乐呢！真是傻到家了！

这可是见我的偶像去呀，怎么跟人家解释呢。他看了我这个样子，一定会认为我是个不好的女孩子。不守时不说，衣着方面也成了很大的问题。我气愤不已，无奈低头看了看裙子和足球，往李老师家走去。站在李老师家门口，我已经为我的这身行头编好谎言了。我深深做了个呼吸，按了按门铃。

是李老师亲自来为我开的门。我开始使用我标志性的迷人微笑：“李老师，我是杨怡。我刚刚在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所以来晚了。真不好意思啊。”我一口气说完，一个磕巴都不带打的，说得自己都脸红。

“是杨怡啊，快进来！”李老师脸上充满了笑意，丝毫没有怪罪我的意思。我观察了一下他的表情，并没有生气，更大胆了：“李老师，您真的是和我想象中的一样和蔼可亲啊！比电视上看着还要有精神！”

“哈哈，一张小嘴真会说啊。”李老师的爱人袁阿姨过来拉着我的手，“来来来，我来看看，没伤着吧？嘉俊的球没弄疼你吧？”袁阿姨就像我妈妈一样，拉着我看，生怕我受伤了。

“啊？”我有点傻了，眨了眨眼睛，看了看旁边高高大大的熟悉的身影。哦！原来他就是李嘉俊。我又吃惊又气愤，什么偶像崇拜，什么形象礼仪，全然不顾了，露出了我的本质，抡起拳头朝他挥去。他巧妙地躲过了我的拳头，笑嘻嘻地递过来我的一摞钢琴乐谱。

“我怕你拿了乐谱就拿不了我的球，呵呵，帮你减轻了负担，怎么样？特感谢我吧。”

“谢谢你的关心啊！”我使劲瞪了他一眼，嘴上虽不好说什么，心里却把他骂了八十遍。再看看李老师和袁阿姨，他们都笑盈盈地看着我。没办法，我也得装成笑容满面。哎，谎言被揭穿的感受是不太好。我的脸从刚跨进这道门到现在一直就红着。

李嘉俊丝毫没有因为我瞪他、生他的气而怠慢我，还非常热情地给我倒饮料，还给我加了冰块。那节课我已经忘了讲的是什么，只是依稀记得

吐血已经反映不了我当时的状况了，我简直都要闷死了，确实颜姿某些时候很雷人。

季节变幻，和张航在一起的日子已离我远去。我每天和米米一起讨论学习，下课后便回宿舍。除了学习，我基本上足不出户，享受着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活。颜姿呢，她终于找到了大款，是个五十多岁的有妇之夫，拥有一家自己的跨国集团，还做其他的一些生意。据颜姿分析，他的资产能够上亿。他毫不吝啬地给颜姿买了套一百多平米的高级公寓。比起她上个男人，他相当大方了。

颜姿回来乐滋滋跟我和米米说：“他在学校附近给我买的房子，有多大说出来吓死你们！我打车过去绕了小区一圈，竟然花了半个小时！”

米米嘻嘻地笑起来：“原来是小区大啊！”

我随即看着颜姿：“我对你表示深深地同情！我以前也打过这么一辆破车！”

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这种看似舒适的生活似乎是很多女孩子追求的目标。颜姿也算幸运，能够碰到一个这样愿意给她提供所有物质条件的人。

颜姿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她是否喜欢这样的生活。她虽然得到了更多的物质享受，但那个大款毕竟结了婚，不可能许给颜姿一个未来。他常常因为生意飞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并不断认识年轻漂亮的女人。他还有一个和我们同龄的孩子，听说已经出国回来，现在也在北京上学。所以说，颜姿的这种幸福并不稳定，说不定哪天就会消失。虽然，当二奶这样的事情在这个社会已经普遍存在了，但是面对道德良心的谴责和煎熬，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的。但是，我了解颜姿。她给人留下的印象永远是高傲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学校里好多人都在议论这件事，但颜姿根本就不在乎。不管别人怎样指指点点，她照样涂着银光闪闪的眼影，亮红的唇彩，蓬炸着头发，摇晃着她魔鬼般的身材来上课。她有她的生活准则，就算被唾沫星子淹死，我估计她也会人工呼吸把自己救活。除了上课，颜姿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独守空房，还是相当寂寞的。因此，我和米米常去陪她。

在大款给她买的那套豪华的公寓里，我们感叹着她奢华的生活，欣赏着她的欧式家居。颜姿的眼光，永远是潮流的巅峰。阳光透过纱质的窗帘照射进来，使房间里的光线很柔和，这个屋子被颜姿布置得简洁明亮，很有现代感。这里，被我和米米称为世外桃源。只要大款不在，我和米米就

了。我和嘉俊婉言谢绝了陈总的司机用劳斯来斯送我们回家的机会，选择了漫步回家。

“嘉俊，那个陈总怎么样啊？是不是有点太老了，他比我叔叔小不了多少。”小妖精找比她大很多的男人，的确在我的意料之内，但当他真实地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却又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了。找个成熟男人真的有这么好吗？尽管陈亦铭的确是很吸引女人的高层次、高品位的男人。

“接触时间太短，也不好评价一个人。从他的事业来看，的确很成功。而且，他的社会经验很丰富、思路清晰，是很有头脑的一个人。他谈话的水平能体现出他受过很好的教育，涵养也高。”嘉俊摸摸我的头，“怎么样，高兴了吧，终于见到了你日思夜想的好朋友了。”

“嗯，是挺高兴的。她现在真的是过上高品质的生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开上我喜欢的6系的敞篷车。呵呵，7系也可以，我喜欢740Li。或者Z系跑车的也不错，就是小妖精现在开的那款。嘉俊，快努力学习，努力挣钱，给我买我喜欢的车。”我亲了嘉俊一口，作为鼓励。

“我们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相信我，怡怡。”嘉俊慎重地给我许下诺言。看着他眼睛里透出的执著，我仿佛看见了BMW6系真的在前面朝我挥手。对嘉俊，我总是放一百个心。我深信他永远会爱我，深信他永远会疼我，把我当做他一辈子最大的财富。就像多年前嘉俊教我钢琴的时候，我对他的信任一样，他说过的那句话我永远记得。他说，“有我在，你一定会通过考试。”结果，我真的顺利通过了考试。以至于之后嘉俊对我说的任何一句话我都相信。

我妈妈曾经告诉我，杨怡，不要随便轻信任何人，除了你的家人。要学会保护自己，给自己留后退的余地。这个社会太乱了，要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很多人和事都是你想象不到的。这个世界上，只有家人才会对你毫无保留地付出。而其他的人，如果对你付出什么，肯定会有其他目的。

我问妈妈，很要好的朋友也不能信吗，像小妖精。

妈妈说，可以信，但也不可全信。毕竟，人心隔肚皮。或者，有朋友会对你很好，像小妖精，但前提是你也要真心对待别人，也是需要付出。唯有家人，妈妈、爸爸会不图你任何回报。

妈妈的话或许有道理，我不否认。这是我在认识李嘉俊前她对我说过的话。自从我成为嘉俊女朋友后，我妈妈就把嘉俊当自己的亲生儿子来看待。对我说的话也变为了“除了爸爸妈妈和嘉俊，其余的人都不要轻易相

任还特别看好我，所以，我还担任了我们班的团支书。从此后，我忙得不亦乐乎。这样忙忙碌碌地过了一学年，累是累了点，不过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

嘉俊以前说过，如果在大学里，你还认为学习是衡量一个好学生的唯一标准，那就说明你的思想还停留在幼稚阶段。大学最大的好处就是教会人如何在逆境中奋斗，在人心险恶中生存。所有的人情世故，都需要你去揣摩，需要你去协调。这真的是一个小社会，什么样的人都有。当然，学习也是很重要的，就算你是学生会主席，四级没过，照样毕不了业。

学校领导夸我的播音水平好，于是，老师把我提升为播音部部长。由于做得还算尽心尽责，后来，当广播站站长因为快毕业了提出辞职时，我又破天荒地被大家选为站长。这一切，对我来说太突然了。为了不辜负大家，我开始兢兢业业地实干了。我对工作简直是废寝忘食，把时间和精力全部献给了站里。当然，对我热爱的播音事业，我丝毫没有放松，在主管大业的同时，我仍然认真地担任播音。

在大学里坚持每天做一件相同的事，很能锻炼我们，不信试试便知。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每天下课快到播音的时段，我总是急急忙忙地往播音室跑。然后我和搭档分配稿，读稿，熟悉稿。广播站的桌子上有一本字典。我刚去的时候还是崭新的。等到了我离开的时候，已经被我翻得有些破旧了。不知道这是说明我勤奋呢还是说明我知识水平有待提高，拿不准发音的字比较多。其实，我只是想把每天的播音内容完整无误地传达给大家。

不光是播音员，其实作为站长我很能理解每一位在广播站工作的同仁。比如导播，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必须很熟练地掌握机器，并且要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状况。像话筒突然短路，或者播音员准备不足发生了错误，他们都要随时插播其他的东西。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他们要为每个栏目准备合适的音乐。广播站由于经费有限，在其他方面还有很大的开支，所以这些CD或是磁带，学校都是不提供的，都需要他们自己去准备。每天都需要很多的音乐，而且不能在短时间内重复，所以当他们自己的CD或磁带用完时，就需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向别的同学借。其间的艰辛，可想而知。而且，我曾经亲眼看到我们的导播在西单图书大厦用自己的钱为广播站买了很多轻音乐。

在广播站，不仅是导播辛苦。在我看来，其他的工作也不容易。比如

么重要，就由她去吧。我们到广播站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锻炼自己。荣誉是要的。可没到为了荣誉要出卖自己的人品和道德的地步。既然知道她是这样一个人，以后防备就是了。结果已经这样了，争论下去，必然对广播站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不必和她计较这么多。一切以大局为重，做好这期节目后再说吧。我还特意嘱咐小蓓不要对别人说。就这样，这件不光彩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我从来不觉得张蓝的提升和我有很大的关系，只是我给她提供了一些机会而已。在我辛勤为广播站奉献出了我一年青春之际，那位看起来文质彬彬、弱不禁风的表妹张蓝，在短期内取得了大家的信任，从普通成员成为了策划部部长。她不动声色地策划了一起阴谋，想占有广播站站长的位置。这个阴谋一直在实施，可是表面上却风平浪静。张蓝不愧是策划部的，策划了一起联合签名，要求重选站长。她的理由是，到了新一届换代选举的时候了。她联络了所有可以联络的人，打下了很坚实的群众基础。这些事情，我全然不知。不光是我，几个和我比较要好的同学也都不知道。她所谓的全体人员的签名，只是她能拿得下的人，更多的是被她蒙骗在鼓里的同学。有很多同学在签名的时候还问，为什么没有我的签名。听说张蓝跟大家说，我不同意这种活动。

这是广播站里的一个最默默无闻的记者偷偷告诉我的，她说她看不下去了。毕竟，我的付出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用任劳任怨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可这种辛劳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毕竟，这个位子都是大家都盯着的，附加分相当于学生会副主席呢。

在这场风波没有平息前，我不动声色地提交了我的辞呈，因为，我实在不愿看到曾经在一起工作的同学、朋友，为了名利而互相撕破脸皮，争权夺利。这没有什么意思，也破坏了我进广播站的初衷。不就是一个站长的位置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想当，给你好了。名利这东西，我无所谓。

我的遭遇，自然有人打抱不平。

颜姿知道这件事情后，气得不行。她当即去张蓝上课的班级，正好赶上下课。她喘开门，直直走了进去。俨然不顾她们班同学多么诧异的眼光。她冷眼看着张蓝：“你就是张蓝？我说怎么在门外就闻到一阵骚味呢。你这么爱找男人犯贱，照理说也应该是一美女啊。怎么我觉得要把你照片贴墙上，白天能避邪晚上能避孕啊？我谢谢你啊，别没事勾搭人家老公，人家孙子都上小学了。你再这样的话，我就去把你上次去医院堕胎的事情

俊是如此地爱我。好羡慕那个时候的我，我是多么地想回到从前。这样的渴望，谁能理解呢？

平时在一起的时候不觉得，可他一走我就特别想他。真不夸张，有些茶不思饭不想的。心里总盼着他能给我打个电话，可他一打电话来，我就特来劲，老埋怨他关心我太少。

为了比赛，我们校舞蹈队常常去练习，走场子。舞蹈队的女孩子嘛。个个身材窈窕，婀娜多姿，美目俏盼。我们集体走入校园时，回头率肯定高居不下。很自然地，引得这个学校很多男生专门找了很多借口留守排练场。其中，有个打篮球的男生叫楚寒，对我特别好，每次我练得满头大汗时，总是倍加体贴地给我饮料和纸巾。一开始我还保持着矜持，摇头道谢，不接受。后来，他略施伎俩，开始给我们全队的姐妹们买饮料，没办法在大家的起哄下，我无奈地接受了他的饮料。这种状况持续到了训练结束。每次我排练时，他都会在旁边观看，非但如此，他还把他们篮球队的好哥们都叫来给我加油喝彩。等我跳完后，他偶尔还会等我一起吃饭。但是我明确地和他表示过，只能和他做朋友。他也表示理解。就这样，一直到了正式比赛的时候。众望所归，我们取得了团体第二名。我的独舞也获得了全国大学生舞蹈比赛最佳编排和最佳表演奖。大家都说这其中有楚寒的功劳。的确，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在他的带领下，篮球队天天给我掌声与鼓励，让我产生了一种一定能取得好成绩的动力。在这样的精神鼓舞下，我取得好成绩应该说和他是分不开的。出于礼貌，我打算请他吃饭。

无巧不成双。请楚寒吃饭的那天刚好是汇报演出和颁奖晚会的日子。舞蹈队的队友说，聚光灯下的我无比艳丽夺目。令我吃惊的是，楚寒竟然跑上台来，送了我一大束玫瑰，并拥抱了我。我当时很震惊。但在相机和摄影机的注视下，我稳住了阵脚，镇定了自己的情绪，微笑着在大家的掌声中捧着那束娇艳欲滴的玫瑰走下了台。

没有想到的是，嘉俊也在台下捧着一大束玫瑰花。他脸色铁青地等着我。嘉俊出国三个月了，事先是说好了，他会定期回来看我，可我却不知道他今天会回来。

他从来没有用那样的眼神看过我。还是在初春，我穿着跳舞的纱质裙子，感到有点寒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心里有些慌乱。

他冷冷地问：“怎么样，感觉还好吧？有人给你送花。”
“什么呀，嘉俊，我都不认识他。你别误会好不？”我嬉皮笑脸地贴上去，尽管有点心虚。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以后再给他解释的好。“你怎么

我。我们呵呵地笑着。顿时，我觉得心情好了许多。

我感叹着，有钱真好！透明的玻璃，暖暖的阳光照射下来，大大的落地窗，好看的紫纱薄帘，窗外春意盎然。我们泡着花瓣牛奶浴，懒洋洋地。小妖精很享受地做着手护、颈护，还有全身的香熏护理。不用说，今晚的夜生活，她一定会很丰富。小妖精从小就爱谈恋爱，孜孜不倦。她常常跟我说，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男人，如果按100分计算，最好的男人不过70分。她想要的帅气、有钱、有魅力基本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男人身上。所以，她同时找了几个男人。几个加起来，都能好几百分了。她活得可明白了。看着她那么幸福，替她高兴的同时，我又想起了嘉俊。

令我生气的是，听小妖精说，嘉俊屁事没有，该干吗干吗，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还看着他帅帅地在球场上颠球，后面跟了一堆小姑娘为他欢呼加油。我那叫一个气啊！我向来口是心非，嘴上说一套心里是一套。尽管说要自己好好过，不就是个破男人嘛！可我心里特在乎。女人嘛，都是这样的，一旦一个曾经对你特好的特别爱你的人突然间不理你了，你心里肯定特别不爽。哪怕你对他感觉一般，那也要霸占着他的心，不能便宜了别的女人。嘉俊这么好的人呢，在这个社会打着灯笼都难找！更何况说，他还是我男朋友！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说过要分手。不行不行，千万不能分，别看我平时这么喜欢虐待和蹂躏他，但是在思想上我是相当依赖嘉俊的。我想了半天，哎，那还是我主动吧。我先套住他，以后再治他，反正我也不是很亏。

细细想来，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冷战快一个月了。不管这么多了，我决定先去找嘉俊，先承认错误。我出来前在宿舍里已经写好检查了：“嘉俊哥哥，我错了。我不应该主动和别的男生说话，不应该喝他的饮料，用他的纸巾。更不应该在众目睽睽下收他的玫瑰，接受他拥抱，不该在你生气的情况下和他去吃饭……总之，我错了！请你原谅我，类似的错误，我再也不犯了。以后怡怡天天在家待着，绝对做宅女，不随便外出，不和陌生人交谈。如再有这种情况发生，罚我做饭给嘉俊哥哥吃，来世为他纺衣织布，相夫教子……”末了，我还画了一只可爱的小猫。因为，嘉俊曾经说过，我就像只懒洋洋的小猫，喜欢向他撒娇，喵喵地叫着，舔舔舌头，蜷成个小圈，在阳光下沐浴。

我满意地看着，应该不会生气了吧？一千多字呢。从小到大我可都是模范生，从没写过检查，这次，算破例了！为了和嘉俊重归于好，哎，忍吧我。我蹦蹦跳跳地来到嘉俊学校的操场。他一定在的！我信心十足。嘉

米米赶紧过来拍我的背。

“行了，行了，你们都少说几句。恰恰你还没完全好，快上床去休息。”

“哼，他爱你？”颜姿反问。

“你们帮我找找嘉俊好不好，”我泪眼蒙眬，“颜姿，你帮帮我，好不好？好不好？”

说完，我就挣扎起来，叫米米去帮我拿纸和笔，支撑着给嘉俊写了一封信。我一定得要嘉俊明白此时此刻我的心境。所以，我很用心地去写每一个字，尽管我没有半点力气。

终于，我很认真、很认真地写好了，我小心地把它折起来，交给米米，让她一定转交给嘉俊，连同带小猫的检查一起。

“你怎么就一根筋呢？他对你这么不好，不值得，你知道不知道！保养好身体是最重要的！”颜姿很生气，“米米，你别给李嘉俊送去，赶紧扔了！”

“不行，米米你一定帮我交给嘉俊，如果不行我就自己去给他！”我很坚决地说。写了这封信，我有绝对的信心嘉俊会与我和好。我有足够的把握，所以还比较高兴。

“你能不能让我省省心？就现在你这样子，还怎么下床？”颜姿看着我，挺生气的。

“可是我好担心他，不知道他状况怎么样了。要不你帮我打个电话好不好？我怕他不原谅我。”我用央求的眼光看着颜姿。

“他没什么值得你担心的，你别想他了。”颜姿闪烁其词，好像有什么隐瞒。

米米连忙接话：“恰恰，这信先搁我这里啊，哎呀，对了，我和颜姿一大早就起来给你炖鸡汤了，现在差不多了，我给你盛去啊，喝了就好了。颜姿，快来帮我。”米米一把拉走颜姿。

“哎，对了，还有鸡汤，喝鸡汤。”颜姿快步进了厨房，简直是抢在米米前面。

我再迟钝也看得出来，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我本来都放心地躺下了，可又挣扎着起来，看着厨房里忙碌的两个身影，疑惑地问：“米米，颜姿，你们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情了吗？”我这样一问，她俩越发不对劲了。

我马上反应过来，抓住颜姿的胳膊使劲地摇。“颜姿，你快告诉我，

了当初的热情，但也没有厌倦，只是去的次数少了，有时甚至几个月才去一次。我和米米就长期住在她家。

颜姿还是走在时代的前端，经常变换头发的造型和颜色。上个月她陪大款去香港度假，刚回来不久。

“怎么样，妞，购得爽不？”我问她，“年初打折季的战斗可是已经打响了啊。”

“妈的，近年来香港已经越来越不像话了，不但折扣越来越小，而且打折的大多是些过季货、库存货要不就是缺码货了。”颜姿心里很不平衡。

米米正在复习着，这时候也放下书，转过身来听着我们讲话。

“据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近年到香港购物的大陆游客越来越多，而香港商家兔子专吃窝边草，拿自己人开刀了。”我回应着她。

“但听说还是会有五折的 Dior 或七折的 Burberry 可供淘的，Gucci 近年设计不错且 Prada 也行情见长，但传说 LV 精仿 A 货水平越来越高，连专卖店都不保险了。”我开玩笑地跟她们贫着，“对像你和小妖精这样的富婆来说，好在还有巴黎。”

颜姿满意地看了我一眼，用眼神跟我交流着。她继续说：“虽然中文导购和导游越来越多了在巴黎购物也越来越方便了，但最好玩的还是品味法兰西优质的本土服务啊。”

“对啊，对啊，”我龇牙咧嘴地看着大家笑，“在心满意足地逛完一家名品店以后，如果你要真不想买，可以装出一副不无遗憾地跟一直毕恭毕敬跟在身后服务的小伙子、大姑娘说一句，‘自从伟大的×××，要准确地说出他家某前任名设计师的名字，离开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买过这里的衣服了……’”我一边说一边装出一副高傲的神情。

米米抿着嘴看着我笑，“这你都能想到。”

颜姿狂点头，“没错，此时十有八九他的回答是：‘是的，女士，我明白。’然后继续彬彬有礼、毕恭毕敬地送你出门，一点也不丢范儿。”

“呵呵，太有意思了，我也挺想去的。”米米羡慕地说。

“行啊，回头咱们约着一起去，你别看我和颜姿说得跟去过百八十遍一样，其实我们俩儿谁都没去过。”我安慰着米米，告诉着她事实。

“好啊，好啊。”米米特别开心，“我特别想和心爱的人一起，去那么浪漫的地方，还要再来杯咖啡。”

“嗯，成。最俗的地球人也知道巴黎除了时尚，另一特产就是浪漫了。”颜姿说，“你们想啊。来到香榭丽舍大道，逛完 LV，找家景致不错

Hard Rock Café 坐下，找个看得过眼的异性攀谈。当被问道，‘你是来这旅游的吗？这时，你特漫不经心地回答：‘是的，每年的冬天，我都习惯来这喝几杯咖啡，放松一下……’一副有钱有闲的烧包样跃然纸上，包你 level 飙升。如果谈得投机，郎有情妾有意，大可以随后去 Maxim's 吃个小饭或到 Lido 去喝个小酒，多靠谱啊！”

我笑着白了她一眼，这彪悍的妞想象力还真丰富。

颜姿此行颇有收获，她从香港带回了一件在夏天时穿都过于暴露的裙子。前面低胸的 V 字开口，后背是镂空的银色金属丝，还有全是亮片组成的超短裙，很像是奥斯卡影后走红地毯时的装束。她很兴奋地告诉我们，这价值一万多港币。

米米不可思议：“实用吗？你穿这个的机会屈指可数啊。”

看米米的眼神，我就知道，她准在想：不知道可以换来多少条酸菜鱼。尽管她没有说，她对酸菜鱼情有独钟。

“这你们就落伍了，这是视觉享受，还有精神享受。”颜姿换上衣服，对着镜子左照右看，满意地欣赏着，还来了段她最擅长的模特步，“我穿着高兴，也给大家带来了新的视觉冲击。赏心悦目，是多么好的一件事！你们看，不错吧！”

“的确很性感，把你的身材的优点全显现出来了，一点都不显得你胸小。”米米“夸奖”道。

“好啊你，居然学会嘲讽人了，看我怎么收拾你！”她们俩笑着扭成一团。

自从和嘉俊分手以后，我好久都没有这么舒心过了。我浅浅地笑着：“颜姿，小心你的裙子。”

一句话提醒了她。她停止了和米米的打闹，整了整衣衫：“这是他目前为止送我的价值最贵的衣服，也是我最满意的。”

“他倒真是舍得，要是有个男的对我这么好，我就心满意足了。”米米羡慕地感叹道。米米从小到大，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还是个很纯情的小女孩。

“放心吧，你会有的，只是时机没有到而已。”我安慰她。

多年后，我才明白，其实所有的奢侈品都不是我们这个年龄应该所享用的，因为现在的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资本来炫耀这些。而我当时的这种虚荣和浮躁，可能正是嘉俊离开我的原因之一。爱慕虚荣，只会增加自己和别人的距离。男人可能都喜欢朴素而纯真的女孩。以前我们总是单纯地认

为，他们之所以喜欢素颜的女生，是舍不得买或者买不起奢侈品。然而，现在的我才理解了，真正优雅而高品质的生活，并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多的是内在的涵养和精神品质。

那天，颜姿似乎很高兴，“杨怡，米米，今晚 MIX，走着！我请客！”

MIX 是北京比较出名的夜店，小妖精曾经跟我提起过。里面的消费虽不是最高的，却吸引了无数的俊男美女。小妖精每次去，都会有意外的收获。她所谓的收获和别人的是不一样的。别人的收获，就是能邂逅想要邂逅的人。而小妖精不屑于在这种场合遇到的男人。她只是为了达到某种发泄的目的。放松身心就是她的收获。蹦迪是一种接近疯狂的运动。你可以完全沉浸其中，得到解脱。人们通常从晚上十点开始，玩到凌晨三四点。我原本以为，那样的夜生活，或许只能属于像小妖精那样的适应夜色的女子。但去过几次之后，这样的想法改变了。因为，现在社会上的人压力太大了。所有的人都需要发泄或娱乐。而那样的地方，正恰到好处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所以，受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我没想到，甚至连米米这样乖巧文静的女孩，最后竟也迷上了那样一个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地方。

那天，在颜姿的诱惑下，我和米米，还有几个同我一起学舞蹈的朋友一起来到了传说中的 MIX。她们都已经是常客了。一走进那个弥漫着无限诱惑的夜店时，扑面而来的就是一种强烈的欲望感，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我和米米还沉浸于好奇之中，她们就已经进入了状态，直奔主题。米米拉着我的手，小心翼翼地看着周围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舞池里的疯狂，吧台边女人的妩媚，卡座上男人迷情眼神，还有的就是同行女孩子的妖艳。我事先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环境，所以我选择了一件时尚的 PRADA 吊带短裙，下面套了条紧身的七分牛仔裤，脚上一双银光闪闪的高跟鞋，外面裹了件兔毛的皮草大衣。米米说她没有什么可打扮的，就随意地挑了件紧身牛仔裤，套了件宽松的白 T 恤。相比我们的妩媚，她反倒多了几分纯情。虽然她的装束与这样的场合有点格格不入，但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眼光，很是抢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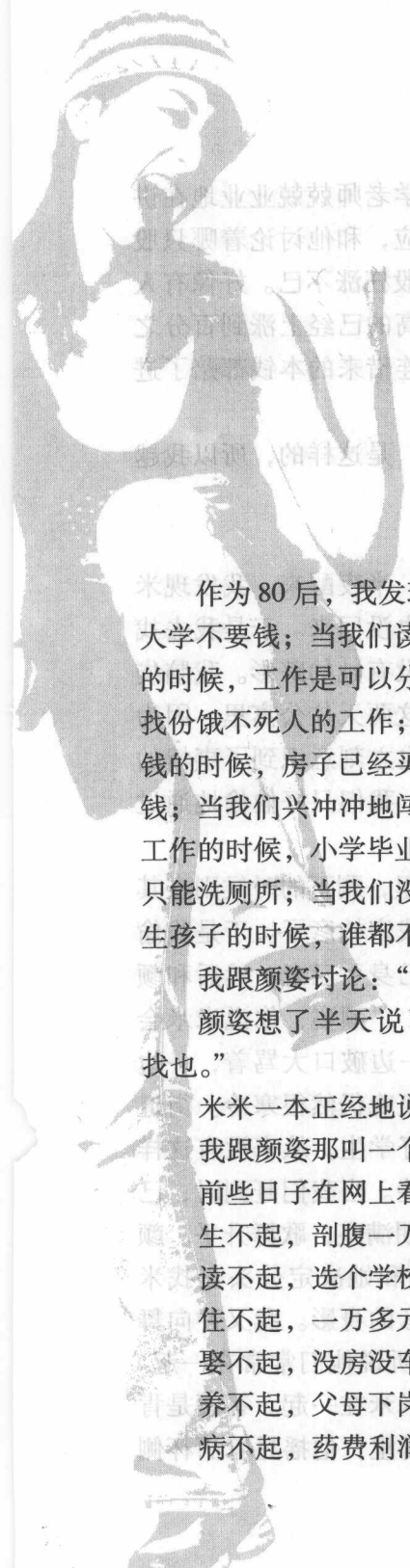
颜姿事先预订了一个卡座，开了三瓶芝华士。这里面喧哗热闹，尽管米米坐在我旁边，可说话也必须得喊才能听见。似乎这样的环境不太适合忆旧，但我还是想起第一次喝酒时嘉俊送我回宿舍的情形。我拿起杯子，轻轻喝了一口兑了绿茶的酒，甜而清淡的感觉似乎远离了酒的初衷。随着疯狂的迪曲，加之酒精的作用，这种似醉非醉、飘飘欲仙的感觉使我很快融入了那个人贴人的拥挤的舞池。我的身体很疯狂，头脑却无比地清醒。

嘉俊的时代，已经告一段落了。我原本以为，他要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但是，他的身影却一直在我的生命里魂牵梦萦，丝毫不受周围喧嚣的环境所影响。

那天去 MIX，如果对我来说只是麻醉自己，那对米米就说不清是幸福还是灾难了。因为，她遇到了一个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男人。这种改变，在我们看来，有着太多的惋叹。米米不怎么喜欢跳舞，她常常说没有我那种舞蹈天赋，也没有颜姿的疯狂，所以，那天她是静静地坐在位子上。我们跳累了就陪她玩色子。照酒吧里的规矩，玩色子并不赌钱，而是谁输了便喝酒。别看芝华士是洋酒，可是冲兑了绿茶以后喝起来甜甜的，也很清淡，没有太大的酒精味。这样的味觉和口感使人放心，就像喝饮料一般，而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放心大胆地豪饮，最后是在不知不觉中不知今昔是何年了。玩了一会儿，我喝得不少了，于是去洗手间。但我站起来有些歪歪倒倒，感觉头开始有点晕晕的了，脑袋也开始不太听使唤了。米米见状，便拉着我，陪我一起去。在回来的路上，我明显完全是倚在米米身上了。米米很照顾我，走在前边，挡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觥筹交错间替我开道。我迷迷糊糊地路过舞池时好像看到了颜姿在里面蹦迪，一高兴我就直奔过去，忘了米米还在拉着我。慌乱之中，我似乎看到米米因为抓不住我，而把一个男的给撞了一下。酒洒了他一身。结果我就什么都知道了。

我就是这样，根本不胜酒力。所以说，酒对于我来说就是祸害。每次喝酒，都闯出了祸。第一次是碰到了嘉俊，他来善后，但狼狈的形象被他一览无余，一定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这次却害了米米。就因为这个男人。这个被米米撞到的男人。米米，一个乖巧温婉的女孩，陷入了一个被爱情填充的苦海。这件事，使我一直觉得愧疚。怎么说，它都是因我而起的。

被米米撞到的男人叫宋柏彦。和我们同龄，刚从国外回来，现在在北京某大学读研究生。学校离这里很近，所以基本上他天天来这些地方。他被米米撞到后并没有生气。米米对他报以歉意的一笑，就连忙来拉我了。宋柏彦深邃的目光，浅浅的笑容，微微上扬的嘴角，使米米脸红心跳地低了头。这时候颜姿也看到我们了。她穿越了人群，一把扶住了我。看看米米和旁边的男人，她一下子就看出了端倪。颜姿梨涡浅笑、春风灿烂地把米米拉到宋柏彦身边，把米米的手交给了他。老手不愧是老手。颜姿和宋柏彦心知肚明。宋柏彦很自然地接过了米米的手，在米米耳畔轻声说了句什么，看着好温柔呀。喝得有几分醉的米米抬起头，竟是这么地明眸皓



第八章

作为80后，我发现我们这代人还是挺悲惨的。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又不要钱；当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可以分配的；我们终于可以工作了，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房子已经买不起了；当我们没有进入股市的时候，傻瓜都在赚钱；当我们兴冲冲地闯入股市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成了傻瓜；当我们没找工作的時候，小学毕业的也能当领导；当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大学毕业也只能洗厕所；当我们没生孩子的时候，别人是可以生一串的；而当我们要生孩子的时候，谁都不许多生一个。

我跟颜姿讨论：“当80后到底有什么好？”颜姿想了半天说了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唯老公与工作难找也。”

米米一本正经地说：“80后的重要任务就是制造08后。”我跟颜姿那叫一个囧啊。

前些日子在网上看到一个中国现状，把我逗得乐了半天：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嫁你；养不起，父母下岗儿下地；病不起，药费利润十倍起；

活不起，一月辛劳一千几；

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

总结，八个大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最近大家都在炒股和买基金。我们上课，金融学老师兢兢业业地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股票。同学们也热情地回应，和他讨论着哪只股票好，哪只有前景。在他的推荐下，大家买的两只股狂涨不已。好像有人在一个月之内赚了两万多。基金也随之不停地涨，高的已经上涨到百分之四十。可前两天大盘开始下跌，没来得及抛的同学连借来的本钱都赔了进去。金融老师语录：入市要谨慎，一错需卖肾。

春天来了，小树发芽儿了，股市也跟着变绿了。是这样的，所以我越发觉得我们最近经历的这些事让人没法活了。

这不，事一件接一件地来了。

那天我身体有些不适，便早早地洗漱完上了床。半夜醒来，我发现米米没在宿舍。开始我以为她去了厕所，但等了半天也没回来。于是我去找她，跑遍了宿舍楼里所有的厕所和洗漱室，根本就没有她的踪影。我脑袋嗡了一下，意识到什么，便赶紧给颜姿打电话，她这两天住公寓里，因为那个大款回来了。此时时针已经指到2点了。颜姿也立刻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立刻来到学校。这时，宿舍门已经锁上了，我们只好偷偷地通过门缝商量，都觉得米米准是去找宋柏彦了。

宋柏彦是MIX的常客，一周七天有五天是在那里，剩下的时候则在其他的夜店。我们想来想去，都觉得米米肯定去那里找宋柏彦了。于是我偷偷从二层沿着栏杆翻出宿舍楼，一边爬一边感叹自己身手已老，然后和颜姿打车直奔MIX。我紧紧抓着颜姿的手，锁眉深思，“颜姿，你说米米会在那吗？”我很担心。“我哪知道！”颜姿气极了，一边破口大骂着，一边打着米米的手机，但一直无法接通。初春的北京，夜晚仍然很寒冷。街道冷清，遍地荒凉。我一想到米米从小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心里就替她紧张。我不住地催促司机开快些。当我们赶到时，已经快三点了。尽管外面很冷，但MIX里面仍然是高朋满座，歌舞升平。颜姿鼻间的汗水，不知道是气温所致，还是着急。我和她决定分头去找米米。在里面转了好几圈，我都没有找到米米和宋柏彦的身影。我又冲向舞池，开始寻觅。反倒看到宋柏彦的一个哥们老猫。听说他们常常在一起。我赶忙把他拉出来，问他宋柏彦去哪里了，是否和米米在一起。答案是肯定的。老猫说他们刚离开没多会儿。我追问他去了哪里，他摇晃着酒杯侧

头反问我：“那你觉得呢？”

我愣住了，情不自禁往后退了一步。一切都明白了。

我们都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尽管我们曾无数次地告诫米米：像宋柏彦那样的男人，千万不要相信。他会伤害她的，因为他是很典型的花花公子，是情场老手。他什么女孩没见过，能真心地对待米米吗？当然不会！他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我们的劝告，根本就于事无补。也难怪，像宋柏彦这样有着一张俊美面容的男孩，再略施手段予以进攻，是没有哪个女孩子有能力抵挡的。就算是能努力克制自己，也忘不了这样一张长得犹如陈冠希加古天乐的俊脸。我和颜姿一夜未睡，在宿舍等着米米，尽管我们知道她今夜已经不会回来了。颜姿心情很不好，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我们都很难受。看着她在烟雾缭绕中模糊而缥缈的脸，我真希望能回到过去，回到米米还没有认识这个男人的时候。米米的纯真，米米的可爱。而现在，她的安危使我们坐立难安。我从来没有如此深切地感觉过，夜竟然如此漫长。

第二天，米米快到中午了才回来。她面色红润，脚步轻快，笑语盈盈，看起来很幸福。不用问，我和颜姿已经预料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神色凝重地怒视着她。屋里满地的烟头，再加上我和颜姿的黑眼圈，使米米惊呆了，但她马上意识到了什么。随后，她又马上恢复了刚才的愉悦，微微红着脸，害羞地向我和颜姿叙述着昨夜发生的一切。原来，老猫说得没错，他们真的是去宾馆开房了。颜姿气极了，随手拿着身边的枕头重重地扔向米米。“米米！你们才见过一次！你怎么就这么轻浮？我就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下贱的女人！还上赶着去找男人！生怕自己嫁不出去怎么地！还去找宋柏彦那样的男人！”我连忙拉住她，劝着：“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这样也没用，别骂她了。”

米米的眼泪马上就流下来了，委委屈屈的。她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小声地说：“我怎么了，和我男朋友出去一晚上，你们至于吗？颜姿你别说我，你自己晚上出去过多少次了。而且柏彦是什么样的男人，你又不了解，你没资格这样说他！”

她这么一说，无疑是火上浇油，俨然激怒了颜姿。颜姿差点没跳起来。“米米，你丫的去过一次 MIX 牛逼了？里面的男的你丫没有都上了？有本事你丫天天出去啊？他是你男朋友？你以为你是谁？有哪个男的愿意要你！”

颜姿脾气虽然不好，但我从来没有看见她对女生发过火，而且是对米